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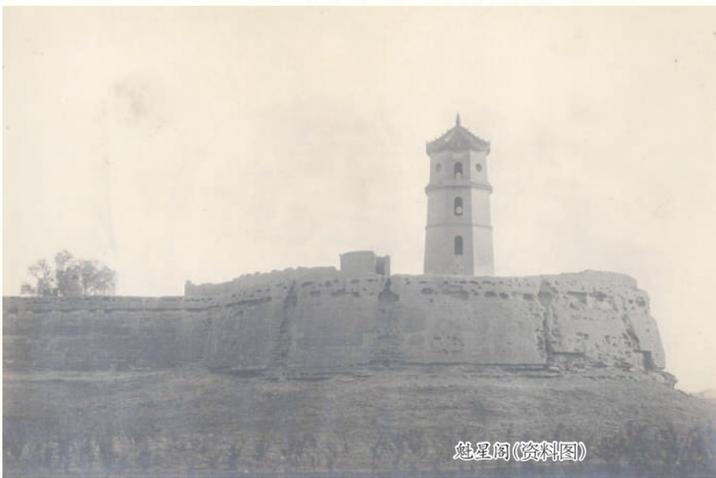


散文

诗歌

古城墙遐思

○马志忠



魁星阁(资料图)



人们经常说惠民是一座古城，它究竟古在哪里呢？说它建城1000多年，四门建筑雄伟，以至于方圆几百里的人一说“瓮城”便知是惠民，然而今天四门旧址还在，名称依旧，门已不见踪迹，更不知“瓮”为何物；说它是鲁北为数不多的府署和县衙同具，十字街的相国第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，然而几十年前就在相国第的位置崛起了百货大楼、二轻商场等，现代化商业设施鳞次栉比；抑或说它文化底蕴深厚，名人先贤辈出，诸如兵圣孙武、文学家东方朔、画家展子虔、清朝内閣大学士李之芳……但这些往往只有翻阅教科书才能查询得到。看得见、摸得着并真切感受到惠城之古的是千年宋城屹立不倒，古老的护城河仍在流淌。

记得最早与古城墙结识还是在1983年。那年国庆节后的第四天，我和当年考上中专的学子们从四面八方来惠民师范报到入学。带着“害死猫”的好奇“拜访”了惠城所有的大楼，走遍了城区的大街小巷，大有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架势。同班同学郭明光告诉我，惠民还有个更好玩的地方，便是古城墙。明光家就是惠师近邻胡家街的，从小在护城河边长大。好不容易熬到周末，在明光的引领下，我们几个外乡人吆五喝六去看古城墙。从学校大门往东一拐，不远就是胡家街，顺着街从南头来到北头便是东门大街，往东走百余米便是东门桥，桥下即是护城河。顺着护城河西岸往北走，穿过木材市场再往北，护城河陡然变窄，河面上是一座不起眼的石板桥，桥西侧还有一眼砖井，桥和井建于何年何月没有人能讲得清楚，只知道这眼井水养活了一代又一代大王营人。抬头望去，古城墙就在眼前，高高的，宽宽的，一直向北伸展而去，当时护城河没有治理，灰头土脸、无精打采地匍匐在城墙脚下。城墙脚下也未栽植树木，愈发显得古城墙高大冷峻。因为底宽顶窄，墙两侧形成了自然的斜坡，坡面胡乱长满了野草和酸枣树。时令已近深秋，那些野草有气无力地随风摇曳，偶有几棵不知名字的老树从草丛中窜出头来，不修边幅、倔强地屹立在墙面之上，略微显示出些许生机和活力。

顺着东古城墙的西侧往北走，走到北城墙与东城墙的结合部，只见一个硕大的豁口，这里是城北姜家村和马画匠村连接惠城的通道。在豁口的北侧处，有几条爬上城墙顶部的小道，往上爬的小路并不顺畅，有的地方需要人拉或者后面人推。爬

到城墙顶上，顿觉视野开阔，惠城的街巷尽收眼底。当时就想，惠民真是一个繁华的都市，这么好的城防工事，只能看电影时才见得到，日后果然作为电影《不平静的后方》一处外景地。只是我们这群懵懵懂懂的毛头小子觉得好玩，压根不可能与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。

在古城东南角，还有一处更别致的地方，名字叫魁星阁。说是阁，其实是高高的土堆之上又安装了高高的铁架子（据说是做测绘用的）。魁星阁建在东护城河与南护城河交汇的内侧，阁的地基周长有上百米的样子，土堆也有几层楼那么高，由于上顶的小路有好几条，有稍缓的也有陡直的，我们几个同学哪里难上就从哪里爬。爬上土堆的顶部，感觉没用多大劲儿，几个手脚麻利的同学还不甘心，又爬上了铁架子。我不甘示弱，也想征服这个庞大的铁家伙。结果往上只爬了一层，突然感觉头晕目眩、两腿无力，险些从铁架子上摔下来。我两手紧紧抓住铁架，一动也不敢动，慌忙招呼同伴搭救。上面的几个同学下来施以援手，下面几个同学接住，才把我从铁架子上“顺”下来。坐在土堆顶上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。我把这段经历跟当护士的表姐说起，第一次知道是一种病症叫“恐高”。以至于后来从事旅游工作，景区上了新项目“太空步道”和“摩天轮”，从未敢体验。

因为工作的缘故，与古城墙的“亲密接触”就很多了。1986年春季在惠民第一实验学校实习时，我曾带领小学四年级的同学们爬上古城墙。记得当时爬的是北城墙，除去个别的地方窄，两列纵队行走在城墙上并不特别挤，现在是做不到了。谈恋爱的时候，由于住的是集体宿舍，骑车带着女友来到古城墙下，说说悄悄话什么的，也另有一番情调。

北城墙与东城墙交汇处内侧是一大

片荒碱地，不长庄稼，零星分布着几块水面，很长一段时间作为民兵训练场和靶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记不清是惠师哪一级新生入学军训，其中一项是实弹射击，由县人民武装部的军事干部担任教官。我从未经历过打靶，自然特别期待。在打靶现场，教官讲解了详细的要领，每个人10发子弹，我们10人一组，按要求卧倒、瞄准、射击，一番操作完成，便喜滋滋地等着报靶，9个人都有成绩，高低不等，唯有我的靶未报，大家都以为弄错了，最后靶牌被送过来，确实一个枪眼也没有，教官笑说“想打10环很难，但10发子弹全部脱靶也很难哦。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我羞得大脸通红、无地自容。过后，我暗自庆幸，自己最初的理想一是参军，二是当老师，多亏当了老师，要不当了兵，这个成绩肯定让战友们笑掉大牙。

许多年后，也是一个深秋时节，几个外地同学来惠民，我引领他们登上这座古城墙。从县城西北营街往北走百余米，便是古城墙的所在。城墙下的护城河，近几年来县里组织开展疏浚和整修工作，河两岸栽植了垂柳，虽说当时温度低了不少，但这些树木依然郁郁葱葱，焕发着生机。城墙里面是上百亩的芦苇荡，风一吹，白花花一片。城墙上依旧长满了酸枣树和茅草，远远望去，古城墙就像一头老态龙钟的耕牛，步履蹒跚地行走在旷野中。

史料记载，惠民古城墙始建于宋代崇宁元年，由工部尚书牛保督修。古城墙呈矩形，东西南北四门各设瓮城和城门楼，宋时用三合土夯筑而成。城墙高10米，顶宽13米，底宽26米，周长6000米。城外护城河绕城一周，河宽30米，全长8500米，形成天然屏障。古城还包括吊桥、角楼、垛口等军事设施，现在已荡然无存了。历代统治者曾先后多次对其加固维修，到明代，城墙始用青砖包砌。筑城期间，由于就

近取土约35万立方米，城内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坑塘，俗称“海子”。相传城内原有72个“海子”，这些“海子”与护城河联成一个系统，对调节城区气候、保障城区排涝和百姓生产生活用水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西北角处的古城墙是保留最长、最完整的一段。沿着人们踩出的小径爬上城墙顶，举目四望顿觉心旷神怡。护城河从此向东向南延伸，宛若一条玉带，在夕阳的映衬下更显悠远深长。城墙外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和村庄，一派静谧、祥和的田园风光。从此处向东望去，依稀能见到东北角同样的一段古城墙。几年前东北角与西北角城墙上还可容几十人同时登上乘凉观景，现在已很单薄，两处加起来约有1500米长。脚下这段城墙高度还基本保持，宽度已减了不少，据说过去城墙上可以并排4辆马车行走。由于风雨侵蚀，有的城墙段顶部已经很窄了，犹如鱼的脊背；有的城墙段直上直下，犹如刀削斧劈一般，让人不得不叹服大自然的造化 and 力量。

我曾专门查阅过一些史志资料，惠民古城是鲁北重镇，素有“燕齐门户、神京锁钥”之称，近千年以来在此发生的战事不下30次，最著名的当属明宣帝“御驾亲征”一役。汉王朱高煦因对皇帝不满，便在惠民地区纠集7个王爷密谋造反，宣德帝闻讯亲率10万大军征讨，生擒汉王，班师回京。后来改乐安州为武定州，有“武力平定”之意。后又一次攻城发生在清同治年间，1868年，西捻军首领张宗禹率万余兵马攻打武定府，遭到清守军顽强抵抗，数日未克，元气大伤。最后一次战事发生在1946年10月，时为渤海区机关所在地的惠民曾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，古城墙遭到大面积损毁。所幸，近年来县里加大力度保护古城墙，这座千年宋城又重新焕发了生机。护城河几经治理疏浚，几年前就已全线通航，周末坐上小船就能绕城一周，河面上恢复了13座桥梁，为人们通行提供了便利。这几年来，惠民县依托古城墙和护城河陆续建成了古城公园和月亮湾湿地公园，还有环护城河健身绿道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公园内人头攒动，好不热闹，古城墙、护城河已成为惠民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孙子兵法城、武圣园、武定府衙与古城墙、护城河交相辉映，共同构成了孙子古城旅游区。尤其是2023年建成的孙武不夜城，更是火得“一塌糊涂”。如今，古城墙已被列入省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名录，城墙的整体保护开工在即；惠民县也是滨州市唯一省级历史文化名城，古城的开发利用正在规划当中。古城墙还将演绎怎样精彩动人的故事，还将奏出怎样悦耳华美的乐章，我们翘首以盼、拭目以待。

霜降帖

○邹金桂

时间自扰，霜降薄凉
那时，我蜷伏在秋天的尾巴上
芦苇奋力扬起花白的头颅
百草渐黄，偶听一声秋虫的凄鸣
榛树叶的苍绿
还保留着一丝秋的气息
大地寥廓，天空高远
大自然又完成一次季节的交接
墙上挂着钝刃的镰刀
枯枝败叶，等待一场暴雪降临

秋水沉默，伊人渐远
北雁南飞，夕阳的余晖里
布满了铁质的悲凉。天空之下
横卧的小村，孤独、萧瑟
唯一庆幸的是风调雨顺的日子
把寒冬挤远。我孑然一身
任孤独推着孤独，寂寞连着寂寞
秋是大美，我已深陷其中
如处江湖。霜降已至，斑斓渐远
我把柿子的火红挂上树梢
把枫叶的热烈融进诗行
苍凉是笔，夜色是墨
我以暖心写下这个凉凉的秋

湖乡短歌

○初守亮

乡路

蜿蜒泥泞，依偎在湖乡亲切的怀抱里，小路便撒娇似的躺遍了湖区宽阔的脊梁。一种弯弯曲曲的意境，装进了孩子悠悠的梦里，伴随着童谣渐渐长大。远远望去，红的花，绿的树，更多的是蔚蓝色的湖水，依稀可见纤细而悠长的背影，点缀在红黄靛紫之间，隐没于烟柳疏苇之中，阡陌纵横，逶迤而去。清凉的风儿为它掀动翠绿碎花的衣衫，阳光下闪烁着季节里的五彩斑斓。

鱼翔清溪，百鸟歌唱，飞虫弄琴，展示着天籁般的歌喉。几行深深浅浅的足印，雨后清晰地印在了小路的肌肤上，虽记不住历史的兴衰与沉浮，却留下了中华儿女一脉相承、永远不老的故事。

野草抹不去曾经的痕迹，就像生命抹不去风雨的记忆。于是，一条彩色的丝带穿过树林，穿过苇荡，穿过茵茵草滩的脊梁，从湖的胸膛架起一座彩虹般的桥路，由湖的这个角，延伸到湖的那个角。于是，从一条路幻化成无数条路，在湖的每一寸肌肤上匍匐、交错，如湖的脉络，触摸，会感受到母亲般的体温与心跳。

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我始终坚持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路，路是人走出来的。湖区小路，多少的乡里娃从这里走过，后来又从这里走出，走上了一条条光明大道。

小船

记忆里的小船没有乌篷，没有帆，一支竹篙，一条光溜溜的木船。泊在心海，飘飘荡荡任意游，如同浩瀚的海洋迷失方向，找不到归家的航线。

小巧的船身，船舷常常泛进湖水，那是满载的思念。码头边那棵相思树旁，月光映照着小船早已憔悴的容颜。飞下的花儿为小船欢唱，小草与小船陪伴。

如今，船如弯月，船在浩瀚星海，牵着我的心，浮浮沉沉找不到彼岸。
颠沛流离半生，孤独无助而潮湿的心扉，连同这条小船，终于从相思的梦海起航。

炊烟

炊烟又起，轻轻袅袅从茵茵的绿叶与红花掩映的草屋里缓缓飘起，丝丝缕缕，袅袅娜娜。拐角处那个熟悉的身影，佝偻着，在黑暗中，发出亲切的呼唤。

我孑然一身，却不见了母亲。因这里不是故乡。炊烟升起的地方，母亲还好吗？
深深的记忆中，母亲总是格子布外衣，长发簪在脑后。一年四季，起早贪黑，含辛茹苦，却把清贫的日子调理得有滋有味。漂泊的日子，每当看见炊烟升起，就会想起故乡有母亲遥远的牵挂。

如今，父亲早去，母亲依然过着清淡的日子。无论我走到天南海北，就像飘在云里的风筝，那一头总是握在母亲的手里。

此时，乡家的老屋上又飘起炊烟了吧，想必母亲正颠着小脚，忙着准备一家人的晚餐。灶间红红的火光，映红了母亲沧桑而沟壑纵横的笑脸。

世上没有断水的利剑，再醇的酒浇不透游子的思念。离家日子，最盼望的是房顶上那袅袅的炊烟。

随笔

乡间小院

○吴伟中

我时常乘上记忆的小舟，去时间的长河里追寻那零星的过往。童年的些许往事又飘动在我的眼前，摇摇曳曳地浮动，是那么清晰分明，似乎伸手可得，却又那么虚无缥缈，可望而不可即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奶奶家的小院隐没于广袤的鲁北平原万千农家小院之中，难以辨认。低矮的院墙，破旧的木门，历经风雨侵蚀，有些墙皮已剥落的土坯房，青砖做的墙基，土坯做的墙体，红红的瓦，蓝蓝的天，小院不大，充满温情，见证了我的童年，亦是我儿时的乐园。

乐享自然

奶奶家正房门前有一块巨大的青石板，约一米见方，它是通向正房的台阶，由于经年累月的踩踏，表面平整且光滑。阿辉和我是发小，更是要好的朋友，平时我们形影不离，经常在一起玩耍。当时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，农村的孩子并没有太多的玩具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玩得开心、惬意。

有时，我们去田地里挖一些红土泥巴，一路肩扛手提，走了很远的路，累得我们气喘吁吁、大汗淋漓，终于将泥巴扔到青石板上。刚挖来的红土泥巴比较硬，但我们有办法，将红泥高高举起，脚蹬了劲用力摔在青石板上，沉闷的响声接连不断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疯狂摔打，红泥中的水分已经渗透均匀，里面的气泡也寥寥无几，红泥变得柔软，操作起来得心应手。

我们取一块小一些的红泥，先做成一个正方体，然后从上面的中间往四周挤压，一会儿便做成了“碗”的形状，

碗底需要很薄但不能贯穿，有时也加一丁点水，使碗底光滑。我们将“碗”状泥巴的碗口朝上轻轻放在右手手心里，小心翼翼地将右手高高举起，右手手心在空中陡然翻转，右手垂直俯冲下来，碗口朝下的泥巴也随着右手跌落下来，撞击到青石板上，碗底瞬间炸裂开来，伴随着“啪”的响声，我们欢快的笑声也是一阵接着一阵。

有时，我们也找来仅有的几个“泥模”。泥模大多呈圆形，是一种操作简单的印花工具，图案为阴文，大多是动物、花草、人物等图像。取小块红泥平敷在泥模上，用力压实，再慢慢地将红泥与泥模剥离开来，一个栩栩如生的图案便做成了。这时我如获至宝，小心地将做成的图案放在阳光里晾晒，为将干透的作品烧制成可贵的泥模，我们必须付诸行动，却无奈灶膛中木柴燃烧的温度太低，抑或红土本不是陶土，烧制的作品悉数碎裂，令我们有些失落。

感悟生命

春天里，和煦的春风吹拂着大地，到处都是勃勃生机。一只芦花老母鸡在院子中悠闲地散步，却总是发出“空空”的奇怪叫声。奶奶说“它要孵小鸡了”，我非常高兴。奶奶找来一个大竹筐，里面垫了许多干草，做成一个温暖、舒适的小窝，又放上一些必须是受精卵的鸡蛋，接着把老母鸡放在里面，又盖上一个盖子，以防止老母鸡蹦跳出来。老母鸡突然变得乖巧听话，不再发出奇怪叫声，安心孵起蛋来。

体味深情

爷爷从集市上买来了一只成年兔子，灰色的皮毛，大大的肚子。爷爷说“这是一只母兔，肚子里怀了小兔。”我欣喜若狂，匆忙搬砖，爷爷在鸡窝旁为兔子垒了一个方形的院墙。第二天，我发现兔子新家的地面上堆起了许多新土，附近地面上有一个洞，兔子从洞中灵活地钻出、钻进，悠然自得。我想原来是兔

子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，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处容身的洞府。兔子的洞穴到底通向何处、深度如何，我不得而知。闲暇之时，我会去村子附近剜一些新鲜的野菜，每当野菜丢进兔窝中，兔子就急不可待地吃起来。兔子的饭量大，好似永远都不会吃饱。

突然有一天上午，兔子的举动令我十分诧异。它全然不顾疼痛，用嘴撕扯着自己身上的绒毛，绒毛星星点点洒落一地。兔子满嘴衔了浓厚的绒毛，迅速钻入洞中，又匆忙钻出来，重复着这样的动作。“兔子生病了吗？”我疑惑地问。爷爷说“兔子要生小兔子了。”我满心期待。当天下午，兔子从洞中钻了出来，它不爱活动，似乎十分疲惫，肚子小了很多，大概是竭尽全力生了许多小兔子的缘故吧。它吃了一些青菜，待气力恢复之后，又忙着用两只前爪刨土，或刨或推，最终新土掩盖了洞穴的进出口。兔子便如释重负，安心休息了。

以后的几日，兔子总会用前爪将洞口刨开，钻入洞穴中给小兔喂奶，又钻出洞穴，用前爪刨土遮挡洞口，这或许是兔子原始的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吧。家兔的祖先是野兔，在遍布危险的野外，为了保护幼小的后代不被天敌发现，便将洞口用土遮掩起来。

2002年，村子进行整体搬迁，奶奶家的小院轰然倒塌。由于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，竟然没有留下一张小院的照片或者其他影像资料。后来，奶奶、爷爷相继离世，我的心忽然空了。那见证了我的童年的小院，那令我魂牵梦萦的小院，我将无法再回去感受那份浓浓的温情。